

▲上海民氣之激昂

▲國民制憲說之奮起

我們不幸碰着這樣的政府。每天還得替這一起臭東西。做起居注。執行監史的職務。這真冤透啦。但我的報館。既是開在北京。要是不登載北京的新聞。那邊成個報廢。記北京的新聞。自然以政府方面為最多。所以只得一肚子不願意。替他運搬那種醜而且臭的什貨。所謂國事協商會的空氣。已經鬧得煙霧漲天。其實也不過幾家的報館通信社。在那裏替他搬運過來。搬運過去罷了。打北京搬到上海。上海報加點照料。登載出來。他們又把這消息搬到北京。北京再加點照料。重復搬到上海去。週而復始。很夠得新聞記者幾天的材料咧。

若問這事的真相。及實際方面。那是半點希望都沒有。不過張敬輿還不肯相信他是徒託空談的。我們先打北方說起。如奉天保定洛陽。各人就有各人的意見。決不能合攏一氣。而且洛陽對於這事。已經表示反對。以爲內閣這種主張。給他的武方統一策。根本相反。而且明說張敬輿上了南方的大當。被孫中山欺騙得七顛八倒。不如痛痛快快把孫傳芳督閩。沈鴻英督粵的命令。從速發表。將閩粵收入北方版籍。再來說統一還不遲。洛陽因爲張閣不肯發表這兩道命令。對於敬輿

有系統有步驟的統一政策。反而來帮敬輿的忙。替他湊熱鬧的道理呢。

至於西南。尤其亂雜無章。滇唐自顧不暇。黔省一個哀祖銘。濟得甚事。湘趙地位。又有些問題。川省又起黨爭。熊劉楊但鄧賴各將領。正在廝殺做一團的時候。桂省差不多是沒有首領。羣盜正在并吞的現象。廣東客軍未退。孫中山只能代表幾百個老同盟會。此外要他代表廣東。都嫌早些。何況代表西南。閩省也是沒有頭腦。向他討代表。他們也是抓不出人來的時候。東南半壁。大家都在那裏觀望徘徊。誰也不肯有積極明顯的表示。你想西南形勢。既是如此。莫說孫中山不肯派代表列席這個國事協議會。就是汪精

衛胡漢民張繼通通北來。他們也不過代表一個光蛋的孫中山。中山背後，也不過站着一羣百無聊賴的同盟會老同志罷了。這幾天還聽說老孫又被桂軍軟禁起來。廣東將來的局面。到底怎樣。還不可知咧。

照以上所說的。我們對於這國事協議會。豈不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斷無成功的希望麼。而當局幾個神經受傷。及天良破產的臭傢伙。他還在那裏吹大氣。說得五花八門。像煞有介事。一方面還要猜忌這個。猜忌那個。自己說武力用不得。卻放出武力來。打殺學生。打殺了學生也罷。又說他背後還有唆使的政客。一若北京九城之內。這些盈千累萬的學生。一個個都是反賊。他們的背後。卻都站着拿傀儡纒的政客。好像眼睛一閉。神魂一交。馬上就現出無數夜叉。張牙舞爪。見

着政府就要擲而噬之，攫而食之的樣子。一個又矮又瘦的林長民。他們居然疑他有三頭六臂。能夠發號施令。指揮全國無數的青年學生。叫他造起反來。所以對於林長民。屢次派暗探去跟蹤他。這一次的提燈風潮。本來是政府鬧出來的。他鬧了之後。又不放心。又注意到林長民身上來。聽說打元宵節後起。林氏的寓所。門前常常有幾個暗探。來來往往。他出門時。也有暗探跟着他。一個退任的總長。無故添了幾個長隨。跬步不肯離開。這個玩意兒。也實在無聊可憐的很。

那車後的暗探。一年到頭。是沒有什麼間斷的日子。林君也見慣了。不以爲奇。作興還有人誤會。以爲這一位退任總長。倒是一年闊綽到底。不然車後那來的許多長隨。這也是林君所得的便宜啊。

我們若就歷史上說起來。一個政府。如果作起惡來。他的作惡範圍。一定很廣。那末。人民被害的。自然也多了。如今猶幸政府雖然惡得很。他的範圍。却只在北京城圈以內。出了城圈就沒有他的治外法權了。你看上海這幾天正在那裏鬧什麼國民制憲。聽說附和的頗不爲少。這些事。要是在北京城圈以內發起。那豈不大觸張內閣的忌諱。連吳大頭及其徒黨。都要沒命的起來反對麼。好在上海租界是政府不能過問的地方。那些保安警察啦。游緝隊啦。步軍統領啦。憲兵司令啦。警察總監啦。都管他不著。他們刺刀雖是白幌幌的。却刺不到徐謙馬相伯柏文蔚李登輝身上。所以他們居然組織團體。

▲有謂爲外間所杜撰者

▲院秘廳何以洩漏秘密
▲否認原咨之兩要點

▲引用事實何以多所不
▲先事諮詢與逕行交議
▲金佛郎之本身問題

府之咨覆國會。昨日各報幾已
府乃並此具體之文字。亦加以

信社所宣傳。且指此項咨文。抑實可笑之至。吾人所欲質。以爲含有他種作用。此等項咨文是否初稿。抑係僞造。綠氣炮之施放。輿論界有相當。則曳漏秘密。院聽聽。

前。向須鄭重秘鑰。勿得外洩要案件。乃至暴露外間。須知他們保守秘密。無如他們畧不保

之咨文。在政府方。容有披露。不待送出。即復公諸大眾。然者。昨日又何以否認之。吾人「否認」之成因。當不外二點。〔一〕油印報告之駁斥。一掌一掌的付責任。獨歸黃膺白身上〔二〕

員提案。措辭過於強硬。深恐外間所披露者。又何能完全否。準此二者。所以有修改辭句。文內中。許多事實引用不合。加修改。此引用事實所以不合之責任歟。抑耳提面命者。以句老實說話之處。今欲一例飾點。吾人爲新聞信起見。不能向讀者報告一下。至咨文何日。至昨日。似未送往衆院。特今不免再行提出也。

報告。謂此項咨文之原稿。實所以擱起不發者。實由於東廠之反響。赴此宴會者。爲吳景

王家襄。湯瀚。張伯烈。褚輔成。馬驥。韓玉辰。裴廷藩。劉彥。田桐。王源瀚。蒲伯英。駱繼漢。黃雲鵬。牟琳。饒孟任。錢崇愷等二十一人。席上曾將咨文辭意。提出商洽。議員方面。以爲案應直捷交議。何必經

此諮詢手續。吳大頭對於此案。亦頗積極主持。乃進而表示。希望政府改正咨文。將諮詢語氣。改爲交議。一面趕即諮送。以便衆院於人星期三常會。提案議決。據以上所述。益足反証政府實際有此文件。與院秘廳之有意事前洩漏也。

至於佛郎發生問題後之法國政府。果應保持如何態度乎。按諸國際成例。美國威爾遜政府之凡爾塞條約。曾因國會之否認。而失其效用。則中法間之金佛郎交涉。儘可因中國

現尙堅認片面外交之有效。以爲萬難通融。日來府院協商。責成黃膺白負責交涉。一面電令駐法陳公使。隨時調查法政府之真實態度。以資解決之根解云。

法國之取得勝利也。近且爭起効尤。日前盛傳四國聯合。提出抗議。昨日所聞。又有八國公使。聯名照會我國之事。據其要求。請將中國付還庚子賠款。一律以純金本位計算之此訊果使確實。則國際上之財政問題。愈

擴張而愈難收拾。張內閣之外交政績。直將
亘古燦今得未曾有也。

國民似仍無覺悟

我們中國人。一個懶字。一個怯字。是逃不了的。眼目來。不肯多說一句話。多跑一回腿的。就是打定了主意結隊。跑到集靈壇。後樂堂。遞幾篇古文。請幾回什麼鳥幾篇訴狀。去告他一告。這算是鬧得地覆天翻。極點的問他爲什麼這樣文約綽呢。無非誤在一個懶字。與一個短道長麼。要是合理可講的。他自己也不會得精到這樣還很富他一回事麼。很看得上眼麼。你們所主張的最後行官。他就是現政府一部份的肢體。你們既說不承認政府。就得屢麼。

所以我以爲我們國民。除却心甘情願。在北京等死。或隊手裏。聽憑他在刺刀槍托藤鞭皮條之下。去宛轉號呼。走遠點。膽子還得整頓整頓。想出一個較進步的辦法來。法。可以不必再用罷。

▲致死不明不過引人疑慮

▲可注意者却在軍火方面

界內。看守軍械。忽於上星期五。其致死之由。無相。因此大惹起士之注意。與種蓋謂此項大宗軍三千支。除省上幾分疑慮。是以各界

國民似仍無覺悟

國人。一個懶字。一個怯字。是逃不了的。眼
肯多說一句話。多跑一回腿的。就是打定了主
跑到集靈囿。後樂堂遞幾篇呈文。請罷回什麼
辭狀。去告他一告。這算是鬧得地覆天翻。極點
爲什麼這樣文網紛纒呢。無非誤在一個懶字。與一
畏葸。要是有理可講的。他自己也不會得糟到這樣
當他一回事麼。很看得上眼麼。你們所主張的最後
他就是現政府一部份的肢體。你們既說不承認政
府麼。

以爲我們國民。除却心不甘情願。在北京等死。一
委。憑他在刺刀槍托籠腰皮條之下。去宛轉號呼
顛。膽子還得整頓整頓。想出一個較進步的辦法
可以不必再用罷。

尙有一事可以附述者。則某日開議。張敬堯對於內閣消息外洩，忽爲嚴厲之質問。對各閣員曰。現在外間對內閣空氣。如是其不佳。大家要取謹慎態度才好。往往朝定之議。夕已外洩。實在礙事。不公佈之閣議案。除

諸位外。只有秘書廳知道。秘書廳方面。我已下條子。教他們保守秘密。此事請諸位負責。張言未畢。劉恩源應聲而起。目視全席曰。總理此言。請大家聽聽。對不對。現在外間空氣。實在不成話。像日前所擬之取銷通緝案。外洩太早。幾將事弄僵。此其明証。我財政部消息。現在十分嚴秘。所以辦事很順手。至於報紙上之胡說亂道。儘可不問。愈告以真。是非愈不明也。執此說以觀之。則昨日之否認咨文。當亦不告以真象之一種用意乎。

看守器械者何以致死

▲致死不明不過引人疑慮

▲可注意者却在軍火方面

天津意國租界內。看守軍械水手某意人。忽於上星期五早逝世。惟其致死之由。無人探悉其真相。因此大惹起京津各界人士之注意。與稱之病發。蓋聞此項大宗軍械。內有尖鎗三千枝。除省上幾分疑慮。是以各界皆甚

爲注意云云。

機 機 機 機

係機關槍。手槍。以及各重要軍用品。約價五百五十萬

評

白●水●

以前有個惡政府。惡官吏。非等他的政治橫打到自己頭上出來幹。也不過發幾篇的宣言。擬幾通的快郵代電。成羣成羣。再鬧大一點。真真翻起臉來。也不過向地方審判廳遞了。程度了。

法律罷了。你想像這樣的政府。夠得上給他秤斤論兩。說你們還要對這種人。給他說一切的人話。豈不是心目中動。不過告狀。要知道坐在法庭之上。收受你的呈文的法官。却偏偏向法院起訴。那還不是仍舊承認了他麼。這狀還

是願意把一個個親生子弟的性命。送給什麼保安警察辦。那便不必多說了。要是不願意這樣枉死。那末。路還得對付他。從前所有亡憐於管城子褚先生無聊而且陳舊的方

開
西
戲
院
 號六月三
 至二拜禮
 四預猴金
 十告子鋼
 十世英女
 十界雄王
 十人十
 十英大
 十人戲
 十十團
 十十全
 十十班
 十十藝
 十十員
 安東 ●
 光眞
 日六月三
 至二期星
 間跳只本
 者舞此期
 且女兩電
 爲留影
 別之
 之
 此
 南城
 十國民華中
 李伯濤 子紫雲
 厲閣 溪黃莊
 慶三
 十國民華中
 俞步關 鐵龍山
 趙逸津
 譚小培 尙小雲
 梅玉配
 恩佩賢 文菊芳
 二

這是應該取締的

△不正當的營業

提署四郊總辦程道元。現擬仿照警廳成案。取締四郊陽生產業介紹人三項營業不辦。酌量參考施行。昨已呈明步軍統領衙門。不久即行查驗。以便發給執照。遵照實行云云。

(伯)丙

▲爲管座者助威

▲却打上退職連長

五十元一支的香烟

△是亦念佛之一道也

西城新街口某貨舖。鋪夥吳某。日前回京東三河縣。携行李一份。現洋五十元。要通州下火車時。遇一某甲。自稱姓馮。亦三河縣人。遂同行下車。下午五時。至西集東邊。二人休息。馮某取出一盒。尚未打開的三砲台紙煙。拿出一些。請其吸用。吳某不好推辭。及至吸完之後。即覺困倦不欲動轉。移時即入睡鄉。不省人事。及覺身上甚冷。睜眼一看。天色已黑。行李現洋均不在側。亦不見馮某。遂垂頭喪氣。尋找親友投宿去矣。

嬉春行樂之不如意事

△有遺失幼孩者

△有中途產子者

分供散福

▲襯品兩碗

提署嵇煒臣統領。因所屬琉璃廠。火神廟會。現已閉會。所有佛前供品。大衆均分。如王懋宣。江字澄。嵇偉臣。袁侯亭。申靜軒。劉竹溪。劉範五等。每人均分。大小銀供兩碗。蘋果十個。羊其名曰（散福）

保商銀行鈔票兌現處廣告

逕啓者茲爲便利各界使用本行鈔票起見特委託下列各銀號
爲本行代兌機關凡持有本行鈔票者可逕往兌取現洋一律照
數不取貼水特此廣告

說部

武曲臨凡記

第十八回 出靈丹居垣救弟

道猶貴人却。身雖死而魂魄猶存。經我父爲設法。借尸還魂。却如此鬼自在。此番來至江都。聞縣官稱貴人之胞弟。因此觸起前愆。惡氣慙死令弟。藉端宿怨。不問又遇貴人能。乞有微報。此後不敢再犯。且金丹是小狐的命根。今被貴人吞去。不能再化人。即與凡妖無異。貴人又何必與凡獸爲難呢。左公道。原來就就他去年魅我的妖狐。汝父度汝更生。汝自己偏要尋死路。真對汝父不住。汝父順命進退。與吾已度前嫌。今若將汝殺死。不免又傷了和氣。念汝金丹已失。伎倆盡無作用。姑且饒汝一死。以後如再敢害人。定即處死。那狐叩頭垂淚。左公道將手一放。那狐一溜煙地。踉蹌奔出。轉瞬不知所往。左公既吞狐丹。覺得丹田奇暖。四肢舒暢。精神百倍。急入內間調政德。只見他氣如絲絲。僅餘儼儼一息。周氏坐在床頭啼哭。自己亦不覺酸心。想道。半夜間。類狐丹。若是吾弟吞了。便引起死回生。可惜我能吞入。不能吐出。現在狐已不救。雖盡如何能爲功。難道當真束手待斃。猛然一車上心。拍案大叫。周氏倒吃了一驚。問道。伯伯何故。左公笑逐顏開。應道。好了好了。吾弟可以不死了。急忙跑出書房。於自己隨帶衣箱內尋找出拜回一個。中藏既濟金丹。色香尚然不脫。想當日張引說此丹功效非凡。雖垂死者服之。可以立起。令弟病病癆瘵與此藥恰恰對症。此丹功效非凡。遂將丹匆匆入內。親手用開水將丹化開。扶起致德。令他一口吞下。約數分鐘工夫。致德便已鼾鼾睡去。原來致德一向那火上升。不寐已經匝月。茲得慰丹救濟。心腎交泰。全體輕鬆。便自安樂睡去。這一睡約有兩三個時辰。始行醒睡。問心便說飢要索粥吃。周氏大喜。急報左公。剛進房來。致德便叫大哥。你何日到揚。如何知我有病。又用何藥藥救我呢。左公道。我因奉旨前來治河。聞你病篤。留此省視。汝病係被妖狐所魅。昨夜妖狐復來。被我吃了金丹。將他捉住。本擬殺却。聞係香香居士之女。前經魅我被殺。賴他父設法更生。今此狐金丹。既被我吃了。已無變化能力。因此饒他殘生。以全香香臉面。但汝身三寶。盡被盜去。症候已無可爲。幸當年我從拐子張引處。得了他既濟金丹一粒。

譯著

王
去劍白

11

點不一言。妻女意其

睡去。果夢已之園圃。

剛鑽。所嵌之飾。閃爍

乃湧出。得意而驚。

力。所得乃多。多者。是

大生翼望。以爲今日重

而掘藏之夢復現。明日

有憑。必爲發迹之地。

漏茗時。爲我置金於齋。

狂。傾刻一忽。

10

敬啓者紹興英乃向主官

寒暑仰承 各界歡迎

專理產科婦

院址
宣北
內京

表刻時車通路鐵洛汴及路鐵海隴
始爲日一月六年一十國民華中

[illegible]

金城銀行廣告

本行股本收足 五百萬圓 公積金 六十萬圓 專辦
 天津北京上海漢口營口儲蓄總行設在天津外關
 北京上海漢口分行及蚌埠南京天津外關哈爾濱
 海漢口有設分行及蚌埠南京天津外關哈爾濱
 設有辦事處打有
 外通商各埠國內
 特約代理機關 (電報掛號) 均七濱
 零七

最難生最不可醫之症
 一氣迷心癲癩丸
 此藥專治一切癲癩
 症不論新久一服即愈
 每瓶大洋一元二角
 小瓶大洋六角
 總發行所
 上海南京路四一四號
 德記洋行